



天涯诗海

荷塘夏语

(外一首)

■ 田林夕

夏日踏着晨露而来，
微雨后，新荷初绽。
绿波叠翠，层层铺展，
沉静地，清新地，
将整个池塘温柔占据。

荷叶依偎着荷叶，
一圈复一圈，
亲密如水中连理的绿云，
彼此守护，根脉相连。

粉蕊白瓣，
在晨风里轻曳，
似水袖翻飞，
低语着夏日的私密。

那亭亭的茎，
将淤泥深埋水底，
独擎一朶清姿，
向蓝天舒展心意。

朝露在瓣尖流转，
颤动着澄明的光晕，
如午夜星辉的凝驻，
澄明而温润。

锦鲤穿行碧影间，
尾鳍描出银弧，
恍若儿时的歌谣，
随水纹轻轻荡漾。

斜阳抚过荷塘，
金线织就的轻纱缓缓垂落，
时光在此，
洇开成水墨的痕迹。

荷塘之夏，
是一幅无声的画，
留白处藏着风声、鸟语，
也藏着心底最柔软的宁静。

雨入人间

夏雨，悄然落下，
无声地浸润——
檐角、青石，幽深的巷弄。

雨丝垂落于空，
仿佛谁在指尖轻弹一串悬垂
的绿珠，
随风斜织，
在窗前点点滴滴，
如一首不知疲倦的小夜曲。

一滴，恋着玻璃窗，
缓缓滑落，
勾勒清凉的痕，
映着淡灰天色。

湿润的气息，
漫过田野与屋舍，
唤醒了遥远的茉莉香，
也惊起了葡萄藤下睡意蒙眬
的童年。

蛙声混杂着雨声，
在无边的寂静里碰撞，
每一声跳跃，
都是大地深处的呼吸——
把青绿和生命，
一遍遍低声诉说。
你闭上眼睛，指尖有凉，
心也随着雨声，
变得柔软而熨帖，
像被雨水洗过的叶，
脉络都舒展。

雨过之后，瓦当滴水，
一切洗净，
那些久违的笑意，
就隐在雨后的光里，
悄悄绽放。

百家笔会

人间草木

□ 周伟

“山丹丹开花花又落，一年又一年……”山丹丹记得自己的岁数，多开一朵花就是多添一岁；树增一圈年轮，贝壳又多一道生长线。草木年华，人生岁月，寸心皆知。

“枸杞头到处都有。枸杞头是春天的野菜。”平常人自有平常人的幸福和希望。“这家怎么会想起在门头上添一丛枸杞？”“槐花盛开，槐花又落了。”惹得一些寻常人家无由地失落和感喟。就是这平平常常的两三句话，汪曾祺立马写出了个寻常人家的感情世界和生存天地。

真正是，无端地喜欢“人间草木”四个字。在现代当代作家中，我想汪曾祺与我是靠得最近的一位。当然，这并不是我与他有什么零距离的亲密接触，或者个人的偏私，是他的作品让我感到那样的亲切，与寻常百姓家又是那般的熟谙，那些花鸟虫鱼，草木叶月，四季蔬果，四方食物，猪啊狗啊……尽是带着人间的情味，扑面而来，字里行间总是氤氲着一股人间烟火味，草木精神在。

说到汪曾祺，不能不说到的父亲汪菊生。正是他这个绝顶聪明的父亲，给了他太多。父亲会画画，会刻章，能弹琵琶，拉得一手好胡琴，竹箫管笛，更是无一不通。还擅做风筝，做西瓜灯，养蟋蟀，看戏，唱歌……从小，父亲带着他高高兴兴地“玩”，多年父子成兄弟。这样，小小的汪曾祺，就有十八般武艺上身，终日里，吹拉弹唱，不歇片刻。有时，甚至还到田野里疯上一回，在一地金黄的油菜花里打滚。

上学了，汪曾祺走在放学回家

他的笔下，无论是其间的一片叶，一根草，一株树，一条河流，一潭池水，甚至一颦一笑、一言一语、一招一式，常常撒落一片温馨恬静，让我一往情深。

的路上，也是那样好奇和贪玩。看见那卖牛肉高梁酒的，卖卤豆腐干的，卖五香花生米的、芝麻灌香糖的，卖豆腐脑的，卖煮荸荠的，还有卖河鲜、卖紫皮鲜菱角和新剥鸡头米的……他就久久地不肯离去，把那一街的色、香、味，嗅进肚里头，再在脑海里回味大半天。路过银匠店，他走进去看老银匠在模子上敲打半天；路过画匠店，他歪着脑袋看他们画“家神菩萨”或玻璃油画福祿寿三星；路过竹厂，看竹匠把竹子一头劈成几岔，在火上烤弯，做成一张一张草箆子……

后来，他在《戴车匠》中，便是这般生动描绘，美丽如画：戴车匠躁动踏板，执料就刀，辘刀轻轻地呻吟着，吐出细细的木花。木花如书带草，如韭菜叶，如蕃瓜瓢，有白的，浅黄的、粉红的、淡紫的，落在地面上，落在戴车匠的脚上，很好看。

很好看，很好玩，很有趣。世界，在他的眼里总是这样的新奇和有趣；人呢，一个个立在大地上，也是这般的平凡而有味。于是，汪曾祺就很喜欢写人。写“小明子牵牛，小英子踩水车；小英子的爸爸种田捕鱼，妈妈



喂猪绣花……”；写一个小锡匠的爱情故事；写“李小龙的黄昏”；《熟藕》里的刘小红和卖藕的王老汉，《珠子灯》里的孙小姐；还有那《故里三陈》，那《钓人的孩子》，《喜家豆腐店的女儿》中的女儿，《黄开榜的一家》中的一家人……甚至包括改编古代故事中的人物——蚩蚩，瑞云、陆判、螺蛳姑娘……他总是“感觉到周围生活意盎然”，他自然而然地“用充满温情的眼睛看人”，“去发掘普通人身上的美和诗意”。

当然，也写“为团长的老婆接生，反挨背后一枪而送命的陈小手”；“有既是水果贩子又是鉴赏家，死后和画合葬的叶三”；《兽医》里写了一位身怀绝技，外号叫做“姚六针”的兽医姚有多和寡妇顺子妈面对的一场喜事抑或丧事；《露水》中的一对露水夫妻的寒凉；还有那不绝如缕忧伤的《天鹅》曲……这样的人物和故事，更是让人唏嘘不已。

秦少游有诗：“菰蒲深处疑无地，忽有人家笑语声。”家长里短，汪曾祺信手拈来，皆成故事和画卷。家常小菜，汪先生写得津津有味，色香味俱全。故乡的食物和野菜，五味萝卜，

四方食事，手把羊肉，寻常茶话，令人口舌生津，食指大动。人间草木，处处有情；花鸟虫鱼，个个生动。该独放时独放，热烈时热烈，安静时安静，自由自在，安闲自若，自得其乐。就像汪曾祺，这个在胡同口闲庭信步的慈眉善目的老头儿，亲切，家常，真实，温暖。须知，这个平和老头儿跳动着始终是一颗温热的心。

我读汪曾祺的作品，读到九月的果园“像一个生过孩子的少妇，宁静、幸福，而慵懒”，就是在他奉命画出的一套《中国马铃薯图谱》里。他画一个整薯，还要切开来画一个剖面，画完了，薯块就再无用处，于是随手埋进牛粪火里，烤烤，热腾腾的，香喷喷的，吃掉。大多数时候，他置身清丽澄明的小溪边，观鱼游虾戏，听流水潺潺，悠悠地哼唱着小曲……他的笔下，无论是其间的一片叶，一根草，一株树，一条河流，一潭池水，甚至一颦一笑、一言一语、一招一式，常常撒落一片温馨恬静，让我一往情深。我总觉得，有无边无际的阳光温暖着我，无边无际的温暖包围着我，十分美好。

汪曾祺多写童年、故乡，写凡人小事，想必他是发现了自己身边的“凡人小事”之美。美在身边，美在本分，美在质朴，美在心灵。许是原汁原味的“本色艺术”或“绿色艺术”，方能创造真境界，传达真感情，引领人们到达精神世界的净土。他也记乡情民俗，谈花鸟虫鱼。他爱好书画，乐谈饮食、茶话和医道，他记菜谱，谈掌故，写“野史”，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的钻研。大家知道，久演不衰的样板戏《沙家浜》，就是他写的经典唱词。

汪曾祺的本性中既有深深的草木根，也有较深的文人气。他在给《戏联选萃》一书所作的序中，颇欣赏贵阳江南会馆戏台前的一副对联：“花深深，柳阴阴，听隔院声歌，且凉凉去；月浅浅，风萧萧，数高楼更鼓，好缓缓归。”四十年后，他还是不忘昆明的雨天，曾写了一首诗送给朱德熙：“莲花池外少行人，野店苔痕一寸深。浊酒一杯天过午，木香花湿雨沉沉。”装裱好，挂在墙上。斯人已去，湿甸甸的香气，触手可及。

人兴则草木兴，水长若日月光。有一个读者在读过我的乡村散

文后，曾作如是感叹：这些隐在乡村杂木中的佳木和花朵，被作者轻轻地举过头顶，向所有热爱生活的人们展示美丽。生活一词，在这里很淡很诗意，淡到若有若无，浅到清纯见底。作者的笔落在乡间，乡间不开花也难呀！我当然知道，于我是愧领了，说汪老则是吻合了。

汪曾祺为文从艺，向来随心所欲，随遇而安，随随便便。他向青年作者谈起文学来，也是拉家常一般，冲淡，平和，风趣。他说：“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他还说，无技巧便是最大的技巧，无结构便是最好的结构。他尤其向往苏轼的“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他也特别看重语言，他说“语言像树，枝干内部液叶流转，一枝摇，百叶摇。语言像水，是不能切割的”。他的语言是干净的，干净到不能增一字，亦不能减一字。他的语言更是有音乐节奏的，抑扬顿挫，如歌行板。

汪曾祺就是这样，一边写着素淡文章，一边喝着浓浓的烈酒。这种状态，旁人住往是无法体会的，我却深知个中三昧。“巴根草，绿茵茵，唱个唱，把狗听。”“牵牛花短命。早晨沾露才开，午时即已萎谢。秋葵也命薄。瓣淡黄，白心，心外有紫晕。风吹薄瓣，楚楚可怜。”悠悠人间草木情，道尽世间沧桑。浓淡两相宜，愈浓时愈淡。有道是：墨愈淡处偏成浓，色到真时欲化云。正是这样，有人评论汪曾祺的小说：“初读似水，再读似酒”。

他的最后一篇遗稿，是为未完成的《旅食集》写的题记。他在这篇题记的末尾中写道：“活着多好呀。我写这些文章的目的也就是使人觉得：活着多好啊！”是的，活着是高高的山，是长长的水，是开不败的花朵，是盛长的草木，是纯净的阳光，是清新的空气，是天上的白云，是地上的泥土，是和谐的世界。

这时，我倏忽想起他的《葡萄月令》的一段话：“一月，下大雪。/雪静静地地下着，果园一片白。听不到一点声音。/葡萄睡在铺着白雪的窖里”。

世界无声，天地皆白，葡萄睡在铺着白雪的窖里……

时光荏苒

水彩渍痕

□ 王珏

老屋的八仙桌上总摆着个广口玻璃瓶，里面养着奶奶掐的月月红。花枝斜逸出来，在泛黄的桌布上洇出水痕，倒像是谁打翻了一瓶紫药水。我的铁皮文具盒就挨着花瓶，盖子早锈得合不拢，露出半截秃头铅笔和用报纸裹着的水彩笔。

那是同桌小梅送的生辰礼。十二色彩装装在铝皮筒里，轻轻一摇就哗啦啦响，笔帽上印着褪色的卡通图案。奶奶怕我把新衣裳蹭脏，从樟木箱底翻出父亲的旧工装，拿缝纫机改

成了罩衫。“颜料贵哩，当年画年画的匠人来村里，洋红要拿鸡蛋换的。”她总这么念叨，却由着我把罩衫袖口染成七彩的调色盘。

阳光最稠的午后，我常趴在葡萄架下写生。紫云英顺着篱笆漫到井台边，蝴蝶翅膀扑簌簌掠过风仙花丛。水彩在作业本上化开时，连蝌蚪文似的铅笔字都成了浮萍。有回画到忘形，把晾在竹竿上的被单当画布，泼出半幅晚霞。奶奶举着竹拍子追了我三条田埂，最后还是用蓝靛草

四季回音

立夏，风开始有了温度

□ 叶艳霞

立夏悄然而至，天地间换了模样。先前的风，带着些许凉意，如今却不同了。东南风穿过新绿的树梢，掠过湿润的泥土，便带了暖意。这暖意不甚浓烈，却也分明可感。人们走在街上，不再裹紧衣领，反倒可以微微仰起脸来，让这风拂过面颊。风里夹着些气味。泥土的芬芳，青草的清新，远处炊烟的温暖，这些气味交织在一处，便成了立夏的气息。老农蹲在田埂上，捧一把土，细细端详，眼角便有了笑意——这土，已经暖了。

人们将厚重的衣物收起，换上了轻薄的衣衫。小贩们的叫卖声也欢快了许多，在暖风中传得更远。孩子们在巷子里嬉戏，笑声在空气中回荡，显得格外清脆。

树上的叶子已经长齐。先前的嫩芽，如今都舒展成了完整的叶片。阳光透过叶隙，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影子。这些影子随着风的吹拂轻轻摇曳，恰似水面的涟漪。树下常有老人闲坐，他们眯着眼，看这些跳动的光点，一看就是好一会儿。河水也暖了。岸边的芦苇抽出

新芽，水中的鱼儿游得欢畅。偶尔有孩童向水中掷石子，激起一圈圈水纹，鱼儿便灵巧地游开。

田间的景象格外动人。农人们的身影与绿油油的麦田融为一体。麦苗已经长得很高，风过时，便掀起层层绿浪。这绿是鲜活的，是充满生机的。看着这样的长势，任谁心里都会生出希望来。

市场上的时令蔬菜琳琅满目。新摘的菠菜带着晨露，韭菜捆得整整齐齐，小葱的根须上还沾着新鲜的泥土。主妇们精心挑选着，篮子里渐渐装满了各色时鲜。

学堂里的孩子们也活泼起来。他们的目光不时飘向窗外那棵开满花的树，直到老师的教鞭轻轻点醒他们的思绪。

风一日暖过一日，让人心里也舒展开来。这暖，不是燥热的，而是像春日里晒过的棉被，温暖而舒适。人们知道，这风里藏着季节的絮语——它告诉我们，生命就该这样，在四季轮回中，不断焕发新的生机。就像那田里的麦苗，经过春日的生长，才能在夏日的暖风里，结出饱满的果实。

把那块染成了靛青色。

后来在古镇旅游区见过那种水彩笔。青石板路两侧的铺子都在卖，塑料笔筒印着“江南忆”字样，拆开却是刺鼻的化工味。我立在挂满油纸伞的檐下试色，赭石像掺了石灰，藤黄又淡得洇不开。店主殷勤推荐新款马克笔，说现在小孩子都玩这个。檐角铜铃被秋风撞得叮当响，几片梧桐叶飘进门前溪流，载着游人丢弃的试色卡打了个旋。

前些天逛花鸟市场，正遇上卸货。三轮车上摆着成捆的芦苇，细碎绒毛在阳光里浮沉。卖文四宝的摊主支着老花镜修钢笔，忽然从柜台底下摸出个铁盒：“你要找这个？”十二色彩笔齐整地躺着，铝皮磨出了包浆。我拈起一支对着光看，笔帽里还

光阴故事

雨天种田遇险记

□ 汪兆兵

干农活的人，有时下雨天也停不下来。就拿拔秧种田来说，趁着雨天干活是再好不过了。连着下了几天雨，河水水位上升，山涧水源充足，便于灌溉。

在我们这个山坞里，小河两边是又陡又高的山，雨天极易发生泥石流和塌陷。好在村民们对当地地形相当熟悉，若涨了水不能过河，村民们便翻山越岭走远路找有桥的地方回家，他们深谙河流的“习性”，从不轻易涉水。但是有一次，我和二十来位村民冒险过河的往事，至今回想起来仍心有余悸。

那次是去三十里外的岳父家帮忙种田。我和妻子吃了午饭挑着一担秧苗，从东南方向的大路边蹚水过河，到西北方向的一个名叫罗塘的田畈里种田。大约下午五点左右，我和妻子种田收工，挑着空筐来到河边时，却傻眼了：来时那清澈的刚没过膝盖的河水，眼前却不仅浑浊，而且快涨到齐腰深了。河水中还夹杂着不少从上游齐坑源冲下来的垃圾。

怎么过河呢？正在犹豫时，河边

的田埂上聚集了差不多二十来个种田人。突然涨上来的河水，让大家都看傻了眼。后来有人提议趁水还不是特别深，手拉着手，赶紧一起过河。这个提议得到了大家的赞同。于是，这些原本并不熟悉的人把农具一扔，手拉着手齐心协力向对岸走去。

可是，事情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领头的鲁富贵到达河中心的急流处时，因为水的浮力太大，双脚站立不稳，所有人都跟着摇晃起来，胆小的人直接惊得叫出了声。

河对岸站了不少得讯后赶来的村民们，见此情景，也紧张得大喊起来。

紧急关头，正好一辆货车路过。驾驶员是我们村里的王长发。他一看情况，赶快从车上拿出一捆又粗又长的麻绳，将绳的一头系在路边的大树干上，将另一头用力甩向河中，同时喊道：“快抓住！快抓住！”

鲁富贵眼疾手快地抓住麻绳，然后快速地将手中余绳传递给后面的人。大家一个个死命地抓住了这根救命绳。最后，站在岸上的人都来帮忙拉绳，我们也顺利地上了岸。